

度平著

天下铁军

蓝天出版社

红星篇

《天下铁军》编委会

主任：侯树栋 邵维正

副主任：陈学建 陈鼎益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少军 毕至伦 邱 实

李卫星 沈继宗 邵维正

陈学建 陈鼎益 陈巍然

罗建军 金立昕 侯树栋

姚 擎 郭得河 度 平

主编：郭得河 邱 实

卷首语

红星、红缨、红旗、红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品格和丰功伟绩的象征。它们展示了这支天下无双的人民军队，在红星照耀下诞生成长，挥舞红缨大刀斩劈日寇，推翻三座大山，把红旗插遍祖国大陆，一颗红心永远忠于党和人民，为保卫和建设祖国建功立业的光辉历程。这支军队，不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忍受，不论什么样的恶劣环境都能适应，不论什么样的凶恶敌人都能战胜。她七十多年如一日，时时刻刻为祖国和人民而无私地牺牲奉献。一辈又一辈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视这支军队为自己的命根子，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关心她。其情深，其意切，其久远，天下绝无仅有。有这样一支军队，是中国之福，中国人民之福；造就这样一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之功。中国共产党为着救国救民，在敌人屠刀之下创建了工农军队，赋予她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的英雄本色，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她始终紧紧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成为天下无敌的钢铁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军队。当我们讴歌、赞颂人民军队的时候，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华诞！

目 录

- 第 一 章 蒋介石背信弃义政变上海 共产党挽救革命
起义南昌 (1)
- 第 二 章 毛泽东远见卓识燃星火 井冈山革命道路指
方向 (21)
- 第 三 章 工农兵首创苏维埃 张太雷血洒广州城
..... (42)
- 第 四 章 红军不费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61)
- 第 五 章 诱敌深入大败“铁军师” 旗开得胜活捉张辉瓒
..... (83)
- 第 六 章 七百里驱十五日 横扫敌军如卷席 (95)
- 第 七 章 “王牌师”覆灭于草台冈 蒋介石诉苦“惨凄异常”
..... (110)
- 第 八 章 乘胜奔袭双桥镇 一举生俘岳维峻 (133)
- 第 九 章 “列宁号”飞机凌空掷弹 黄安城歼敌一万五千
..... (148)
- 第 十 章 恶战突围漫川关 抢隘夺路入川陕 (165)
- 第 十 一 章 田颂尧“三路围攻”遭惨败 蒋介石一纸命令罢
头衔 (177)
- 第 十 二 章 三战仪南、营渠和宣达 杨森、刘存厚连遭重创
..... (189)
- 第 十 三 章 “六路围攻”折兵八万 败将刘湘假意投江

	(203)
第 十 四 章	板栗园设伏全歼敌军 敌师长谢彬命赴黄泉	(224)
第 十 五 章	“左”倾路线拼血本 “崽卖爷田心不痛”	(243)
第 十 六 章	一往无前勇猛突围 湘江战役惨烈悲壮.....	(263)
第 十 七 章	抗日先遣队突围怀玉山 方志敏英勇就义 南昌城.....	(280)
第 十 八 章	四坡村背水一战挫敌 吴焕先身先士卒捐躯	(293)
第 十 九 章	遵义会议大转折 四渡赤水巧周旋.....	(310)
第 二 十 章	勇猛突破嘉陵江 乘胜攻克八县城.....	(331)
第 二 十 一 章	大渡河中逞英雄 铁索桥上建奇功.....	(344)
第 二 十 二 章	包座战斗力挫伍诚仁 张国焘南下另立 “中央”	(363)
第 二 十 三 章	回旋作战乌蒙山 甩掉追敌数十万.....	(382)
第 二 十 四 章	强夺腊子口打通北进路 恶战直罗镇奠基 大西北.....	(398)
第 二 十 五 章	胡宗南惨败山城堡 蒋介石被囚西安城.....	(415)
后 记	(434)

第一章 蒋介石背信弃义政变上海 共产党挽救革命起义南昌

正当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领导的北伐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利欲熏心的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他的指使下，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集大批配有武器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制造混乱。紧接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奉命指挥其军队以“工人内讧”为借口，一举收缴双方枪支，并打死打伤工人纠察队员300余人，占领上海总工会。翌日，反革命军队又在宝山路对游行请愿的赤手空拳的群众，进行大屠杀。在一阵阵机枪扫射声中，“当场被击死者在300人以上，伤者更不可计数。”正值倾盆大雨的宝山路上血流成河。14日，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受蒋介石指使通电全国，叫嚷要“揭竿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人民出版社，1991。

《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载《向导》周报第194期。

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魔”。自是日起，上海各地开始了所谓“清党”大屠杀。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淞沪警备司令陈虎等人肆虐上海，腥风血雨，一片恐怖。4月18日，蒋介石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政府。

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叛变革命和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事件接踵而来。4月15日，广东地方军阀和反动政客按原来与蒋介石预定的计划，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2100余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杀害，2000多名铁路工人被野蛮驱逐。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进攻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鄂南所有农民和工人的革命群众团体惨遭摧残，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被屠杀。5月21日，湖南长沙驻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在长沙一连屠杀了七八天。6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在“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幌子下，杀害甚至活埋了许多共产党员、工农领袖和革命人士。7月15日，一直以“左”派面纱遮盖面孔的汪精卫，终于露出了反革命嘴脸，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又有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至此，国共两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在这一系列的反革命大屠杀中，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先后壮烈牺牲。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之电文》，载1927年4月14日《时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人民出版社，1991。

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李立三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导致“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特殊环境里，不同程度地在思想认识上，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军事斗争大方向。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不断地向中央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的准备自己的武装”，“在主观的力量如可能时，应举行两湖的暴动”；中国共产党要“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要“积极准备武力对付”国民党内部某些人的军事叛乱，“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国共产党要“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以防止因“不保存武力，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的局面出现；“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由于他们的不断努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酝酿和准备进行武装起义。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南昌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形势。一方面是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第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第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另一方面是南昌的敌人兵力空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其驻守南昌的部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潘心源：《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见《平江起义资料集》第136页。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508页。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转引自王兰垣等：《柳直荀》，第9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队，大部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第六军的一个团和第九军的两个团，总共兵力约6000余人。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也开始移动，向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等部队作包围之势。第五方面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移驻彰树、第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第六军经江西萍乡等地分道向南昌集中。虽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仍表示反对唐生智，但他却深受汪精卫的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不满，提出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必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在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军事斗争形势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人组成前敌军委，以聂荣臻为书记，其任务是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当贺龙、叶挺率领的部队从武汉开到九江铁路沿线时，汪精卫如坐针毡，急忙窜到江西庐山，与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密谋，决定诓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一举解除他们的兵权。其时，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察觉了汪精卫的阴谋，立即秘密会见贺龙和叶挺。在九江甘棠湖一只小船里，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召开会议，决定贺龙、叶挺不上庐山“开会”、不理睬张发奎要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而将部队直开南昌待命。7月下旬，根据前敌军委聂荣臻等人的通知，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依次乘火车抵达南昌。留在九江作为起义主力之一的第二十五师，也做好了届时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的

准备。

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在南昌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并决定于30日晚举行起义。第二天，周恩来到子固路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听到周恩来把共产党的核心机密都告诉了他，认为共产党十分信任他，心情非常激动，坚决果断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从九江发来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接到张国焘的电文后，前委作出了暴动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起义准备的决定。第二天，张国焘赶到南昌列席前委紧急会议，他自称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他还认为，起义应该把张发奎拉过来，如果得不到张发奎的同意，起义就不能举行。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还有参加前委会议的谭平山，都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这次起义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不能依赖张发奎，因为张决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张国焘坚持己见。结果，双方发生了数小时的激烈争论，意见仍然没有统一。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否决他的意见。出于保证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的考虑，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他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

罢”。谭平山听了张国焘的意见也十分气愤，大骂“混蛋”。

虽然因为张国焘的干扰，是否起义没有得到统一的意见，但叶挺、贺龙的部队仍按原计划准备着。7月30日下午，叶挺、贺龙分别对部队进行了战前部署。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接到叶挺发出的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后，立即骑马风风火火地赶到临时设置的秘密开会地址。叶挺向与会者郑重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之后，师参谋长徐光英详细地作有关战斗计划的报告。徐光英指出：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的1个警卫团，第三军2个团，第六军1个团，第九军2个团，共约6000余人；而我们的起义部队却有3万。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24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困难。因此，我们起义部队必须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接着，叶挺还就一些战术问题作了指示，以确保部队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第二十军团以上的军官，一接到军部发出的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也都按时赶到军部。贺龙宣布开会后，十分激动地说：“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又说：“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与会者一致表示拥护贺龙的决定，坚决起义。贺龙十分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要）》，见《南昌起义》，第8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袁也烈：《“八一”的枪声》，见《星火燎原》（一），第18-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就详细研究起义计划和分配战斗任务。

31日早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进行，经过几小时激烈的辩论后，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最终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武装起义。根据规定，起义军在晚上佩戴白毛巾，白天佩戴红领巾作为识别标志，起义前一个晚上的口令为“山河统一”。

正式起义的枪声还没有打响，朱德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于31日晚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这就是在李尚庸家宴请敌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团的团长卢泽明、“萧胡子”以及副团长蒋学文等团以上军官。朱德不断地向客人劝酒，把吃饭的时间拉得很长，一直吃到晚上9点。饭吃完后，客人们又坐下来打麻将。突然，起义军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赵福生心神不安地推门而入。赵是云南人，他向这些云南籍军官报告说，他刚刚接到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的命令，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老手下手，他问该怎么办？霎时间，全厅马上紧张起来，鸦雀无声。朱德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是起义军中的一个叛徒，他灵机一动，对客人哈哈一笑，然后若无其事地说：“在这乱糟糟的时候里，真是什么样的谣言都有，不屑一顾。”“大家请接着打牌，蜚短流长的话太多，用不着操心。”但这些不安的军官们彼此相顾，心里有点发虚，不敢久留此地，一个个相继向朱德告辞。为避免招惹客人更多猜疑，朱德只好含笑在门前送客。“等客人散尽，他马上赶到

侯镜如：《战斗在大校场营房》，见《南昌起义资料》（内部发行），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9。

《南昌起义前后——访问陈公培》，见《南昌起义》，第23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于是下达即刻起义的命令。”

8月1日凌晨，起义时间一到，贺龙在指挥部的楼上举枪对空连放了三枪，正式发出了起义的信号。这震撼南昌、也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的夜空。霎时间，整个南昌城枪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片沸腾！

在西大街的战斗十分激烈。在这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与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隔街对峙。盘踞在这里的朱培德“精锐”部队警卫团，因事先得到叛徒告密，用强大的火力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起义军从侧面架起长梯，占领鼓楼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把敌军压进院子里。敌军凭借坚固的房子，负隅顽抗。这时，恰好贺龙、刘伯承正在离敌不到200米的指挥部台阶上，冒着密集弹雨，观察敌情，直接指挥战斗。起义军官兵备受鼓舞，个个争当先锋。一支部队从大门正面发起进攻；一支部队迂回到敌军后院，翻墙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战，逐屋争夺。在两方面打击下，敌军被包围在总指挥部的后院子里，走投无路，乖乖地做了俘虏。叛变投敌的赵福生夹杂在俘虏中被认出来，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起义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和广东农军，与敌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敌第二十三团在贡院后的广场上顽抗了一阵子，但经不住起义军的猛烈打击，最终缴械投降。起义军第七十二团和广东农军联手，事先借敌军第二十四团营房前的空地露营，并占领有利位置，起义一爆发，就将敌第二十四团打得措手不及，很快将敌全部缴械，解决了战斗。

起义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的战斗，进展顺利。战斗打响前，起义军曾派一名营长化装成伙夫，担

着水桶两次进入敌军营，将敌人兵力部署和警卫位置，弄得一清二楚。战斗一打响，起义军就占领有利位置，以强大的火力，将敌军打得退到天主堂内。该敌最终在起义军正面和背面夹击下缴械投降。

起义军第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与敌军第九军第七十九、第八十团原本只有一墙之隔，起义军早在战斗打响前就占领有利位置，包围敌人。起义的信号枪一响，就冲入敌军营房，敌第七十九团大部在未穿好衣服的情况下当了俘虏，敌第八十团在起义军的猛烈进攻下大部被歼，残部逃往进贤。起义军第二十军第四团，还在牛行车站一举俘虏敌军第三军一支巡防队和一个税务所的武装。

起义打响后，陈赓和李立三等率领部队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还指挥部队占领了江西省银行。

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于拂晓占领南昌，并全歼驻守南昌敌军3000余人。8月1日上午，聂荣臻奉命来到九江回马岭，主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举行起义。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有3个营，还有七十四团的一个重机枪连都参加了起义行动。起义部队于睡午觉时间，以打野外即外出进行军事演习的名义拉出驻地，迅速向德安车站行进。部队赶到德安车站时，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着卫队营赶来了。于是，双方展开了战斗。时任第七十三团长的周士第回忆说：

下午一时，起义各部队按计划向德安行进，由七十三团一营担任后卫。他们的任务是：如遇敌人追击时，坚决抵抗，掩护主力展开。当七十三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等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当即遭到第一营的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等仓皇跳车，狼狈而逃。……张发奎、李汉魂等跳车以后，列车仍向前开进，到达

德安车站，被我起义部队七十五团包围。车上的张发奎卫队营有五六百人，全是手提机关枪。七十五团要他们缴枪，他们说是总指挥部的，不肯缴。聂荣臻同志指示我：“要赶快解决这股敌人。你下命令要他们立刻缴枪。”我派一个参谋去向敌军营长下令，敌人遂全部缴了枪。后来经过我们宣传，一部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都参加了我军。我们起义后，传说张发奎责备李汉魂：“你的部队呢？”李又反问张：“你的部队呢？”他们非常懊丧地互相埋怨。

这支部队于第二天开进南昌城，与市内其他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

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共中央既定的“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的计划，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刘伯承、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以刘伯承为参谋长。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兼代总指挥（原总指挥张发奎反动，是起义军敌人）、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所属部队有第十一、第二十、第九军。叶挺兼代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下属第二十四、第十、第二十五师。董

周士第：《起义中的二十五师》，见《星火燎原》第1集，第55、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见《南昌起义》，第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朗、颜昌颐分别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和党代表，蔡廷锴任十一军代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周士第、李硕勋分别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和党代表。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下属第一、第二、第三师。贺锦斋、方维夏分别任第一师师长和党代表，秦光远、陈恭分别任第二师师长和党代表，周逸群、徐特立分别任第三师师长和党代表。第九军没有成编制的战斗部队，“只有一部分兵，还有教育团的学生及零七八碎的散兵”。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军的领导，除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外，还在团、营、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党代表不仅要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还要负全面工作的领导责任，也是部队的主官。这一制度的实行，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

起义成功后，在军事行动方向上，还是按照原定在攻击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后“直奔东江”的战略，一方面是起义军南下，一方面是中共中央指示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在讨论南下路线时，有人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也有人建议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认为这一路线既能避免敌人的攻击，又能很快与东江的农民暴动取得联络。经过讨论，决定采取后一种意见。8月5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向广东方向进军。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

此处南昌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的时间根据以下资料：《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周恩来等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说明稿》，见《南昌起义》，第85、141、1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枕薪：《南昌政变之追忆》，《新国家》第1卷，第12号，19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05页，东方出版社，1991。国民党政府机关档案：《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经过史稿》，19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三），第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起义军南下后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撤销了陈独秀中央总书记职务，在理论上正式确定了以武装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推翻其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继而，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要以工农武装“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八七会议实际上给南昌起义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意义。

南方的8月，夏日炎炎，给起义军的行军带来极大不便。士兵每人身背子弹250至300发，有人还扛着机枪、大炮，负重在崎岖山路上行军，速度极其缓慢，在到达临川前，每天行军只有60余里。由于反动派恶意宣传，沿途农民大都闻风而逃，起义军的食物与饮水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有时终日难得吃点稀粥，有时只能饮田沟的污水解渴。饥饿和疾病向士兵袭来，行军3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本来，蔡廷锴参加起义就不是出于真心，他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当退既不得，逃更不能”，才暂时“俯首服从叶、贺之命”的。所以，在起义军南下时，存心叛变的蔡廷锴就毛遂自荐，使自己的第十师成为行军的先头部队。该师一抵达进贤，蔡廷锴就将第三十团团团长共产党员范孟荇和其他共产党员扣押起来，并立即带着部队向浙江方向叛逃，继续投靠陈铭枢。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700人也叛逃了。这些，都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

此时，国民党军阀为了防止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纠集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见《南昌起义》，第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